

清明思母

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千个日日夜夜了。

母亲1922年出生。她虽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,可她心胸宽广、思路敏捷、处事果断、待人和气,并且与街坊邻居关系很融洽。

母亲嫁到我家时,先是闹饥荒,后又遭遇蝗虫灾害,几亩薄田颗粒无收,只有靠纺织布换钱维持生活。母亲白天劳动,晚上饿着肚子纺花。就是在那种困难条件下,我们姐弟4人相继来到人间。

三年自然灾害,父亲逃荒在外,是母亲用红薯秧、草根、树皮维持着我们幼小瘦弱的生命;那时母亲常说:“什么时候能喝上一碗热糊糊呀?”

那时,母亲披星戴月,开垦小片荒地,耕种自留地,用她那瘦弱之身,单薄之肩,面朝黄土背朝天,一身泥土满脸汗,耕种着20多亩田地;拉粪没有车,耕田没有牛,全靠母亲一人手拉肩扛,一年四季风雨无阻,她用深厚而又博大的母爱挑起了家庭的重担。

□新区 聂化尊

母亲在生产队担任妇女队长,一年到头带领大家辛勤劳动,从不缺勤,她挣的工分是妇女中最高。可我们家上有老,下有小,年终决算时还是缺粮户,每年还得倒贴给生产队200多元钱。

生活虽然艰苦,但我在母亲的精心呵护下,慢慢长成了大小伙子。后来,母亲把我送到了部队。

母亲的言传身教,使我受益终身。不论是上学、当兵,还是转业到鹤壁,我人生道路上

的每一个台阶,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母亲的点拨和扶持;即使母亲不在身边,我做每一件事时,都能感觉到她那双眼睛在看着我,那双大手在推着我。

晴天霹雳痛失母,灵前泪飞气哽咽。2006年6月23日,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,这一天母亲安然睡去,她走完了饱经磨难的一生。母亲匆匆地走了,走得那么快,那么早,走得让我们姐弟至今都无法相信。可母亲真的走了,永远走了,阴阳两隔,再难重逢。

母亲安详地走了,没留下一句话。85岁的母亲一生究竟吃了多少苦,受了多少罪,我们不完全知道;但我们知道,任何

困难都压不垮她。她一生含辛茹苦,省吃俭用,勤俭持家,在那多灾多难的岁月里,拉扯着我们姐弟4人走过来。母亲的养育之恩,让我们终生报答不完。

母亲走了,走的让儿女们心生报怨,怨母亲舍孩儿而去,怨母亲没给儿女留下侍奉的机会……儿盼再有来生来世,还做母亲您的儿子,尽力侍奉您,不留不孝之悔。

母亲真的走了。想到今生不得再见母亲慈颜,不得再聆听母亲慈音,我锥心泣血,肝肠寸断!儿清明节一定给母亲烧上一炷香,跪地祈祷您在天堂平安吉祥。

清明剪雨

□鹤壁区 王国瑞

燕子来时新社,梨花落后清明,清明是一个美丽而特别的词语。草色渐绿,花树初发;双燕归来,亲故相约。难怪古人在诗歌里写道:“佳节清明桃李笑”、“雨丝烟柳欲清明”、“画出清明二月天”。归省的理由本来就充分,更何况清明又被定为法定假日。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,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总是下雨的日子,总是怀念的日子,总是断魂的日子,总是流泪的日子。一遍又一遍,一年又一年,温习着杜牧那首小诗。这一天心总是很柔软,神情总是有些凄迷。不敢再去折杨柳,开始害怕别人问我的年龄和籍贯。冰冷的石碑站立,白花掩映逝者的名字。漫天的白蝴蝶飘舞,飞呀飞,飞到哪里?那些如烟的往事,想忘也无法忘记。“去年你还上坟祭奠人,今年我已踏青纪念你。你说人终究要回到土地,你仍然闯进孤独的梦里……”一篇美文烧出血来,泪水再也无法止住。

清明的雨从唐朝出发,飘洒了千年。从杜牧的诗歌里飘来,一路的缠绵悱恻。有些人是不屑在这一天带一把伞的,他们知道即使借多情的伞,躲得过潇潇,也躲不过蒙蒙;躲得过罪罪,也躲不过纷纷。更何况美丽而愁人的雨季才刚刚开始。谁的睫毛串起点点泪珠,谁的眼睛红肿湿润。清明的雨打湿了谁的心,谁的眼泪湿润了清明?我的心绪是一把诗意的剪刀,剪辑着清明的烟雨;清明的烟雨是一把勾魂的剪刀,剪辑着少年的哀思。剪剪剪,剪剪剪,剪剪剪。却是剪不断,理还乱,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年少轻狂,踏歌而行。口占一曲无调之歌:“寒食又寒食,相伴去踏青。重过西陇上,烟雨桃花红。人间苦恨多,少年载酒行。一扫天下浊,清明复清明。”何必非要学多愁的古人,在纷纷细雨中中断魂呢?远方的游子还没有回来,故乡的人却要远行。泣血的杜鹃啼叫在异乡人的心窝,飞舞的纸蝴蝶飘曳在独行者的梦中。半跪的女孩问:“清明的雨是谁的眼泪,又湿了谁的眼眶?”路过的老翁叹息:“那祭奠的醇酒,一滴何曾到黄泉呢!把酒伤怀,不如点燃一炷感念的心香;临风哀怨,不如兜一捧多情的黄土。”

“清明前后,种瓜种豆。”清明是一个新的开始,是春天的过渡,是农事的希望,是游子与故乡互相思念的一种情结。

清明的雨,让人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,重新感悟梦想和现实。清明剪雨,是剪不断的诗意和思念,是剪不断的憧憬和祈祷。清明的雨啊,既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,又是人世中不可或缺之轻。千山万水,尘尘相隔。我亦知道,忘得了寂寞,却忘不了相思……

清明二首

□新区 牛章文

(一)

又到了让人怀念和感伤的日子
沉重的脚步踏响春雷

你们听见了吗
我的父亲母亲
儿穿过这片土地
来到你们身边
情感的泪水
今又洒落
叩首于泥土
你们劳作一生
从来没离开过土地

最后又走向土地
永远的安息
我静默在你们墓前

燃起一把纸钱和一炷香火
青烟燃烧着
像我无法忘却的情愫

也像你们的英灵
云一样飘曳
父亲母亲呀
愿儿的缅怀和哀思

像您墓前的新柳
把枝条垂向大地
因为它也不会忘记
根的情意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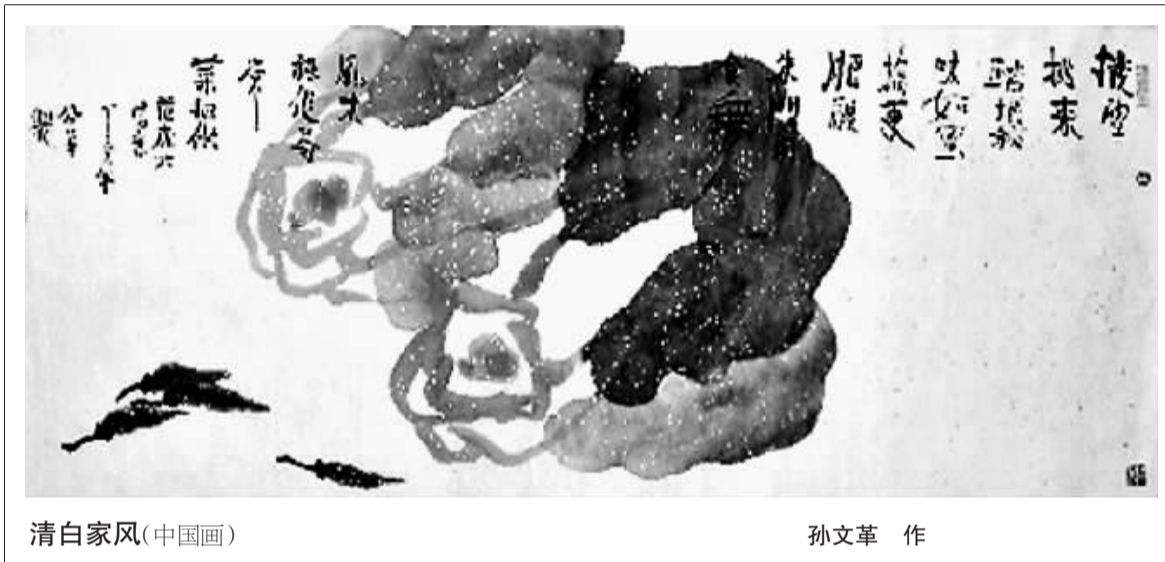
(二)

清明
是一本书
所有埋在地下的名字

都写上面
一年又一年
在这个一年中最难忘的日子
翻出来
用泪水挽一个结
紧紧地系上心中的怀念

让昨天的故事
像种子一样发芽、成长

■淇水诗情



清白家风(中国画)

孙文革 作

储蓄真情

□浚县 张志芹

平素,人们总爱用“酷暑”、“严寒”来表达心中的不悦,而多会把“阳光明媚”、“风和日丽”留给春季。

“今天早上房间里的光线怎么这么暗?”早上起来,我走到阳台上,打开窗户往外看,却什么都看不见,浓雾笼罩着城市。

“都三月份了,天还这么冷。”尽管心里这样埋怨,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去上班了。

我走出家门,行进在上班途中,更让我体会到“春寒料峭”的威力。今天是周一,因为有雾,人们不敢像往日那样匆匆赶路。小汽车像驼背的老人,走一会儿,便要停下来喘上几口气;骑

自行车的人不敢有丝毫大意,他们睁大眼睛,努力搜索着前进的方向;就连平日里调皮的小孩子,今天也像一只只惊弓之鸟,在父母的庇护下,小心翼翼地找寻着斑马线。

总算到了学校。我刚放好自行车,准备开办公室的门,学生红坡从后边神色慌张地跑了过来,顺着他的头发流下的不知是雾水,还是汗水。我问他:“跑这么快,有什么事吗?”红坡犹豫着,用手擦把脸,双眼直盯着我不语。好一会儿,他从嘴里挤出一句话:“老师,你以后骑车慢点好吗?”

“怎么了?”我感到很疑

惑,同学们都知道我平时骑车的速度并不快。

“反正,你以后骑车不要太快,老师,我去上课了。”说完这句话,他一溜烟地跑了。

红坡反常的举动让我感到莫名其妙。放学后,满怀疑虑的我把他叫到办公室,询问上课前的事,这时的红坡神色平静了许多,但说话还是吞吞吐吐的,我有些性急,就大声问了一句:“你什么意思,怎么会说出那样莫名其妙的话呢?”再看红坡,忽闪的大眼睛,闪动着晶莹的泪花。

“老师,昨天晚上,我做了个恶梦,梦中的你出

车祸了……”红坡哽咽了,泪水夺眶而出。最后,他竟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此时的我像打翻在地五味瓶,有感动、有幸福、还有歉意。“谢谢!”在心底,我只想到这两个字。看到我诚心“纳谏”,红坡脸上已转阴为晴了,那笑脸就像春天里绽放的花朵。

看着红坡远去的背影,我百感交集。尽管这只是因为一个梦,然而梦里梦外,都饱含着一份纯真美丽的情谊。真情的储蓄,是不可以单向支取的,我要倍加珍惜,把我的毕生精力倾注于学生身上,用实际行动,让真情永远,让爱心延续……

□鹤壁三矿 许宏勋

心的祭奠

根和叶是一对恩爱夫妻、知心爱人。

转眼间,又到清明节了,叶是去年清明节前走的。她得了肝癌后,仅仅活了20多天。

根和叶在一起生活了近三十年,现在他们儿孙满堂,到该享清福的时候了,叶却悄然无声地去了,走得那么突然,走得那么令根伤心欲绝。

叶年轻的时候,由于家里穷,偶尔才能吃上一顿捞面条。但每次改善生活时,叶都是先让公婆吃,让根吃,让孩子们吃,剩下最后半碗才是自己的,吃不饱就再啃块凉饼子。叶孝敬公婆,在全村是出了名的,晚上她给老人暖被

窝,早上端尿盆,从来没有嫌弃过老人。公婆都是叶一把屎一把尿伺候到老的,叶从来没有皱过一次眉头,叫过一声苦。

叶过起日子来很节俭,有钱也不舍得花。她心灵手巧,会纺棉花织布,为了这个家,她天天织,从来没有清闲过,全家人穿的、戴的、铺的、盖的,都是叶亲手织出来,又一针针缝出来的。当时,根为了争口气,不远万里来到煤矿当工人。这一

下子,叶就更苦了,根把父母、孩子都扔给了叶。

叶原来是户口农村,因根踏实能干,又会办事,不

久便当上了副队长,叶办了农转非手续来到矿上。这一下子叶该清闲了吧,可她享不了这个福,总想找活儿干。织布用的那粗笨的织布机,离开农村时就送人了。叶后来听说矿工们在井下出力流汗挺辛苦的,她就天天到更衣室楼下为矿工们缝衣、缝扣、补鞋,分文不收,算是为职工尽点义务,反正在家闲着没事,找点事干她心里还踏实、舒服点。

根是天天下井挖煤,带着工人们保安全、夺高产。叶就天天变着法儿,让他吃好、喝好、休息好。叶是这个家里的“内务部长”,每天

只要根一下班回到家,叶就盛饭拿馍;根衣服脏了,脱下就不用管了,转眼间叶就给他洗净叠好。根常想,什么是幸福,这不就是幸福吗?叶虽然是文盲,没见过什么大世面,可她知道疼根,爱根,为了根,为了根的事业,叶献出了整个身心。

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。好好的日子说变就变,经过检查,叶得了肝癌,她生是活活疼死的,临咽气时,叶还拉着根的手说:“我,我……不能伺候你了……”

叶呀!叶呀!根时不时的在心里呼喊着。